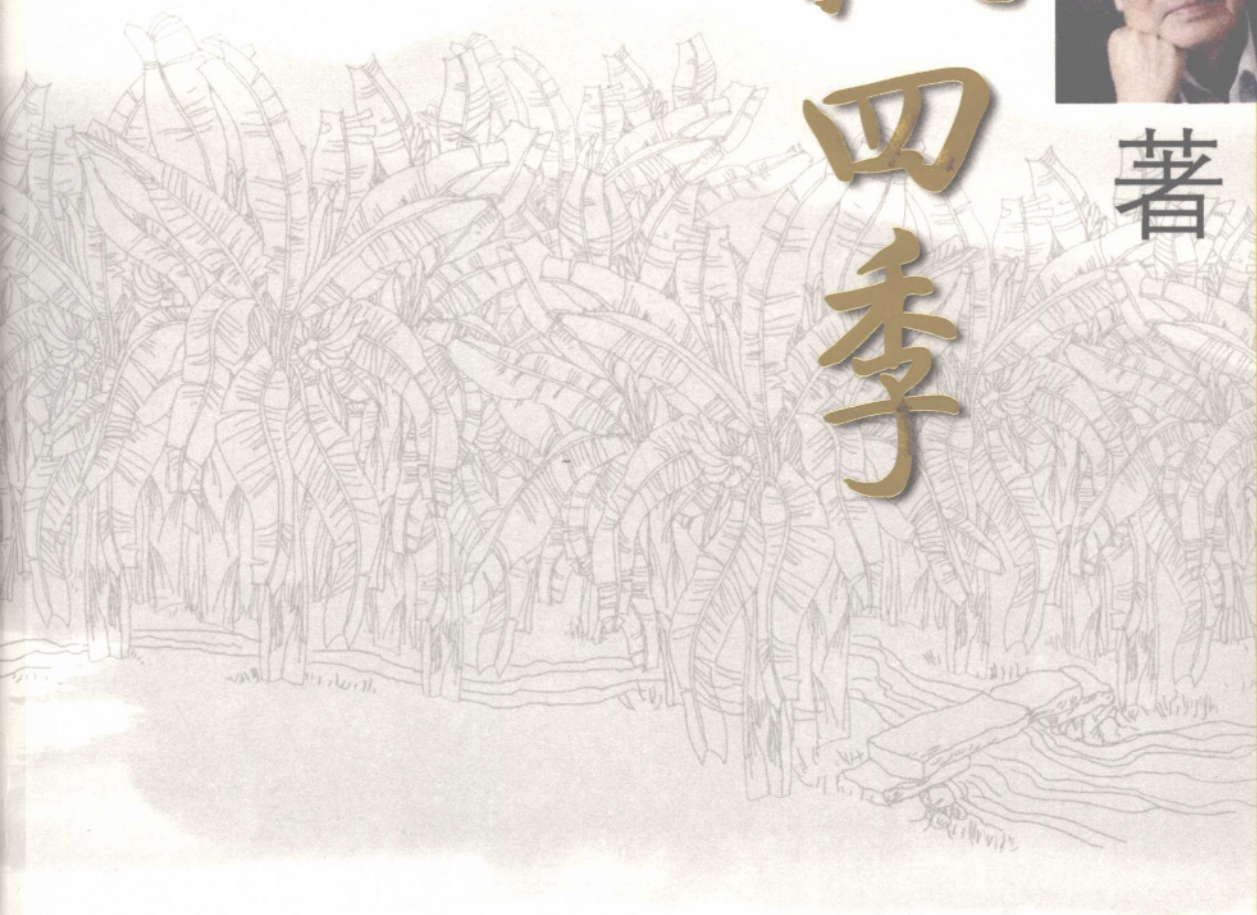


陈残云



著

香日飘四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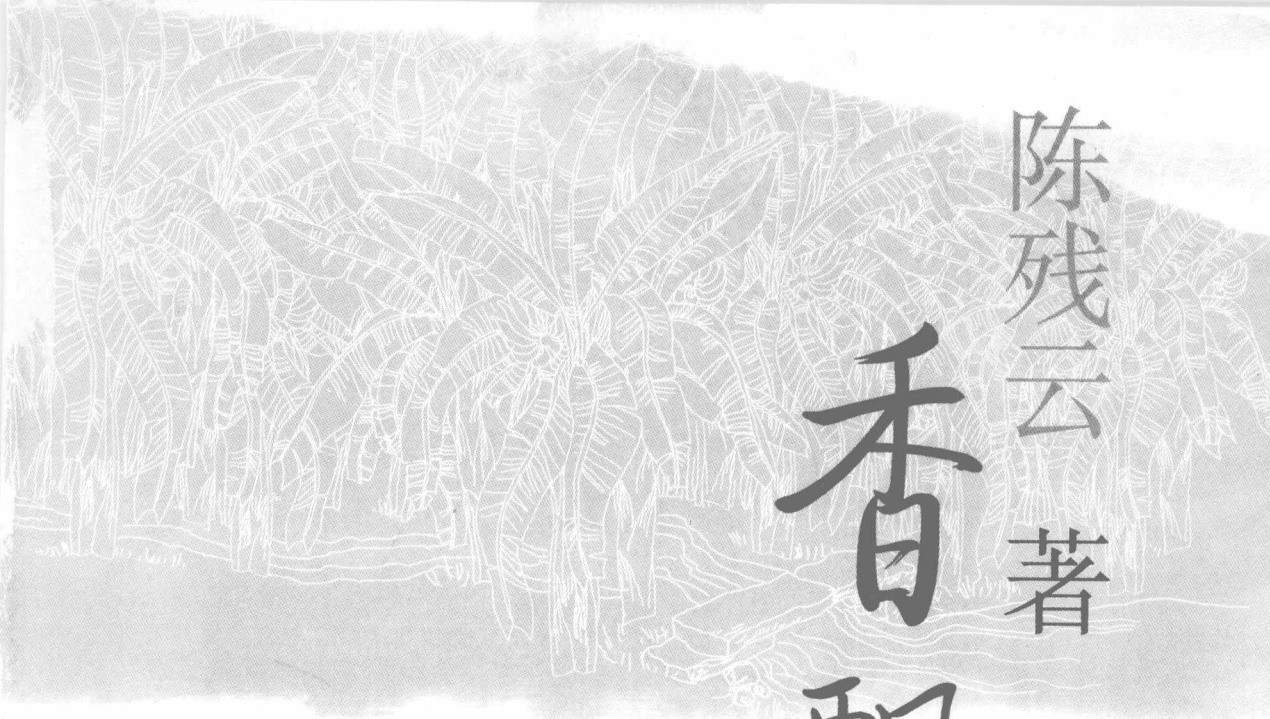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走过了蕉林，一种激发人心
的境界，铺开在眼前：空空阔阔、
坦坦荡荡的田野，像金阳初照的
大海一样，泛起了一片金黄色的
谷浪，温暖的柔风，微微地扇起了
金浪，柔美的阳光，在金浪中烁烁
闪闪。这彩画一般的地方，飘荡着
醉人的稻香。

ISBN 978-7-5360-4770-9



定价：42.00 元 9 787536 047709 >



陈残云 著

香
日
飘
四
季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飘四季

陈残云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60-4770-9

I. 香…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8767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余红梅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ATAI 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30×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1.75 1 插页

字 数 41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代序

尚有小红看落花

陈茹

在父亲陈残云去世快两年时，我才开始整理父亲遗留下来的笔记、日记以及一些他晚年写的没发表过的诗、文。当我将那些写在纸片上的诗一首首录入电脑时，《赠茹女一绝》的诗稿赫然飘出。这是在1992年春，父亲送给我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由他撰写、名书法家苏华书的诗、书作品。打开一看，苏华姐姐那独特的、龙飞凤舞的墨宝呈现眼前：

赠茹女一绝

陈残云

梦别香江有旧家，
云山秀水洒朝霞；
惊雷日夜连天响，
尚有小红看落花。

我一字一句读着、品味着，觉着这是父亲在诠释、回顾自己自1950年后所走过的历程。只是诗的最后一句“尚有小红看落花”中的“小红”不知代表何人。问父亲，他微笑着说：“你不就是小红吗？”我释然，把这份礼物好好收藏。

现在，我再一次将诗稿细细品读，思绪豁然开朗，对父亲78岁高龄时撰写的这首诗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1950年1月，父亲从香港调回广州，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秘书长，从此，他定居在故乡羊城。他最喜欢广州的白云山和越秀山，我和弟弟小的时候，他经常带我们穿越越秀山，到北秀湖划艇。是年冬天，他带领学生参加土改。将近两年的土改生活，使他终生难忘，也为他20多年

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山谷风烟》埋下深厚的基础。

1952年12月开始，父亲从事专业创作。在写作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诗歌之余，创作的两部电影《椰林曲》（与李英敏合作）、《羊城暗哨》先后在全国各地放映并好评如潮。《椰林曲》把亲情融入到革命之情，使影片的人物更加丰满、有血有肉因而更加感人。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50年代，那样的表现手法可算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羊城暗哨》是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反特故事片，一上映即引起轰动。影片拥有大量的观众，许多外地人也因《羊城暗哨》而认识了广州。影片还被翻译成五国语言在欧亚两大洲放映。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父亲正在阿尔巴尼亚访问，适逢地拉那的一家露天影院放映《羊城暗哨》，他去看了。看完，坐在他身旁的两位军官知道了他是该剧的作者时，便热烈地拥抱着他，欢声赞扬道：“好呀，中国人民的警惕性很高，战斗性也很强，敌人是破坏不了的。”观众对影片也赞不绝口。而《羊城暗哨》的电影文学剧本更是出了许多版本，是当时的畅销书。此后，父亲和蔡楚生、王为一合作的电影《南海潮》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打破了卖座记录。

1958年父亲曾下放到东莞当县委副书记。他并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到农村体验生活，而是接受县委的分工将副书记的担子挑起的。他和县委一班人跑遍了全县，东莞的田园河涌，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他和东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东莞麻涌镇的群众认定麻涌是他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的诞生地。上世纪80年代初，几位话剧业余作者将《香飘四季》改编成话剧并由广州青年话剧团和东山区业余话剧团联合排演。之后，他们到麻涌公社演出，父亲也随行。当时东莞很多家庭都在屋顶架有“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父亲考虑到，此行要和香港的电视台唱对台戏，可能没有观众，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结果出乎父亲的意料，观众排着长队购票，1500多座位的剧场，卖了2000多张票，500多人硬是站着看，连续两晚的情况都是如此。由于戏的剧情与现实生活相吻合，与观众的情感相通，台上台下的欢声笑语融成一片。父亲去世一年后的2003年初冬，在麻涌镇宏大的文化广场中央立起了一尊高高的陈残云半身雕像，这是麻涌人民以雕像这种方式缅怀一位曾经歌颂过他们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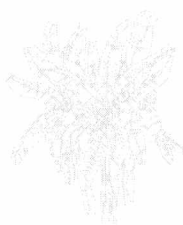
父亲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历尽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我的母亲在肃反中也遭冤诬，有人“检举”母亲解放前在广州曾被国民党逮捕，怀疑她是叛徒、特务，将她隔离审查。事实是母亲从未被逮捕过。父亲在母亲隔离审查后不避嫌，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陶铸写了信，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以事实证明妻子从未被捕，更不是特务。后来终于澄清了事实，母亲被放了出来。这段历史，“文革”时被“造反派”翻出来作为把柄攻击父亲，但父亲坦然处之；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试行作家职业化，父亲有10个月未领工资，只靠母亲工资维持一家人生活，还要赡养外婆

和在乡下的祖母；“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斗、关押，所受的打击和心灵的折磨是难以忘怀的。然而，一直以来，父亲从没有写过一篇关于他在“文革”中受罪的文章，没有发表过一个字讲述妻子在肃反时被冤屈及10个月没领工资的窘况。因为他觉得在历次运动中他的景况比许多文化人的遭遇都要好很多，不值一提；而且他认为文学应当表现美，表现美的自然、美的事物、美的人……他并不是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假、丑、恶的东西，但在他看来，那些东西可以写成工作总结给领导看，可是文学不是工作总结，只着重写现实中的缺陷和阴暗面是没意思的，写矛盾斗争也应写真、善、美的最后胜利。

在无止境的政治运动结束后，父亲迎来了创作的丰收季节。他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山谷风烟》和《热带惊涛录》，前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共印了19万册；后者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累计印数12万册。两部小说均是一出版便很快被读者抢购一空。7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十几年间，他以饱满的热情写下百数十篇散文并结集为《异国乡情》、《南大门风光》、《滨海情》出版。他获得了很高的荣誉，80年代中，他当选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和党的十三大代表。

父亲对于所得到的喝彩和荣耀看得很淡很淡。闲时他爱跟我们聊天，他非常欣赏《红楼梦》，不止一次向我提起《红楼梦》中丫鬟小红说过的一段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他赞叹道：“这丫鬟的话太有哲理了。”

或许，父亲本着这个哲理看通人世间的变幻，他看到了在“惊雷日夜连天响”的岁月中各色人等的变迁，看到了打人的和被打的人在地位上倏忽间的颠倒……因而到了他78岁高龄时，方能悠悠然发出“尚有小红看落花”的感慨。我突然醒悟：父亲才是诗里的小红。父亲，我理解对了吗？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6
第六章	34
第七章	41
第八章	47
第九章	55
第十章	65
第十一章	69
第十二章	80
第十三章	91
第十四章	101
第十五章	108
第十六章	116
第十七章	126
第十八章	133
第十九章	145

第二十章	151
第廿一章	160
第廿二章	171
第廿三章	177
第廿四章	187
第廿五章	194
第廿六章	202
第廿七章	212
第廿八章	221
第廿九章	230
第三十章	238
第卅一章	250
第卅二章	258
第卅三章	267
第卅四章	275
第卅五章	285
第卅六章	294
第卅七章	304
第卅八章	312
第卅九章	320
第四十章	330
后记	336

香
飄
回
季
2



第一章

一九五八年新年过后，东涌高级社的会计员何水生，对自己的年龄记得特别清楚，他已经是二十九岁了。这样的年龄，正像他母亲所啰嗦的一样，该讨个老婆了。可是这位沉实的、说话阴声细气，紧张时有几分口吃，因而在姑娘们的面前有点自卑的小知识分子，却对这件事情感到渺茫。村子里没有媒人，又没有人替他搭线，他自己又不善于跟别人兜搭，加上他整天在埋头抄写和计算，没有许多心思去理会个人的事，又加上他们的社是个穷社，自己村里的女子总想往外溜，别村的女子不轻易嫁进来，这一来，他就几乎变了一个命定的单身汉。

可是，社主任许火照的妹妹凤英，对他好像格外亲切，他心里有一点说不出的温暖。有一回，她跟他半吞半吐地说了一句话：“水生，我想跟你说句话。”他的脸忽然红了起来，感到她的话又奇怪，又有魅力，他还来不及回答，凤英就忍着不说，扭头走了。凤英像村子里一朵鲜艳的红花，是一个异常出色的姑娘，美丽、大方、能干，是第三中队的副队长。何水生原来是不敢对她存有幻想的，但自从那句话说过之后，他在她的面前就生起了无名的害羞。又有一回，凤英又对他说：“水生，你当心呵，人家说你闲话。”何水生呐呐地：“闲话……”凤英走远了，何水生就神经质地猜测“闲话”的内容，猜下去，就想到他和她连在一起，越猜越有味道，他对凤英于是隐藏了一种美妙的心事，一种意外的希望。

新年那一天，他到镇上去，买了一双花袜子，把一股美妙的心事，都寄托在花袜子上。他写了一张小纸条：“凤英，我不怕闲话，你说吧。”然后和花袜子包在一起，放在衣袋里，等一个什么机会交给凤英。

今天社里休假，何水生起得很早，他想找凤英对一对三队工分的数字，趁势把袜子交给她。但他知道凤英常常是休假都出田的，怕找不着她，所以他起得很早。太阳还没升起，天气有些轻寒，他披上一件半新不旧的蓝棉袄，样子显得有几分轩昂，却带有一点异乎寻常的畏缩情绪，走到凤英家的巷口，站着等她。

“水生哥，你等谁？”说话的人是许细娇，富裕中农许三财的女儿。她二十一岁，矮小，娇嫩，脸蛋儿长得不错，用一句文雅话就叫做“娇小玲珑”。因为家里有点钱，爱打扮，爱看大戏，也懂得唱大戏，嗓子不俗，是文娱组里的活跃分子，人们称她“东涌花旦”。她走到何水生跟前，重问一句：“等谁？”

何水生瞟她一眼，偏过脸去：“不等谁。”

许细娇有一张山麻雀一般的嘴，问道：“等我们的队长，是不是？她呀，昨晚跟我们开会，开得很晚，一定没起床。”

何水生随便跟她敷衍一句：“算算你们的工分账。”

许细娇直嘴道：“算来有鬼用，没钱分的。”

何水生道：“我们社香蕉少，咸田多，定然是比人家困难的啦，可……你别说怪话，今年生产搞好，工分钱总够你买花戴。”

许细娇并不相信他，说：“一年望一年，好比犀牛望月，人家西涌村可就不同啦，年年演大戏，吕玉郎、林小群也请得上。我们呢，连公仔戏也没演过……”

何水生嘴巴有点笨拙，很想批驳她，却找不出适当的语言，于是生硬地说道：“你你就只记得看大戏，人人像你，糠头也吃不上呵！”

许细娇瞧他不上眼，发气似的驳嘴道：“偏心鬼，我哪一天不出勤？你们总说我爸走自发，辩论了一顿可不够了么？还要把我拖进去吗？”

“我没说你走自发，”何水生双手插进棉袄袋里，好像不耐烦跟她议论，“可常常上县城看大戏的是谁？”

许细娇声音软了下来，低头道：“看大戏不犯法，又不只我一个……”

“都都都……”何水生“都”红了脸，很吃力地很有胆量地吐出一句话，“都想找爱人去啦。”

许细娇一点不害羞，咧嘴一笑，露出一副整齐的好看的白牙齿，温柔地道：“你眼红啦，是不是？”

何水生沉下头，用脚尖轻轻地踢走了一块小石子。

许细娇沉默了半晌，似乎觉得何水生有点可怜，咕地一笑，走了开去。

何水生见她走远了，又无聊地呆呆地站着。他揭起灰色的帽子，用手搔搔发痒的短发的圆脑袋，随即又把帽子戴上，挺着脖子向巷子张望。

好一会，凤英走出来了。这位二十三岁的早熟的姑娘，穿起一条洗旧了的嫩蓝色裤子，一件窄身的黑布短衣，衣袖处露出一件浅绿色的折袖的卫生衣。她不怕寒冷，衣服穿得很少，却很整齐，很美观，显出一种水乡姑娘的活泼气，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动人姿态。她有着不高不矮的身材，饱满而健康的胸脯，圆而有力的双肩，和她那丰润的、什么时候都露着笑意

的脸容很相称。她那张给阳光晒得黑里透红的美丽面儿，有一个逗人喜爱的小巧的鼻子，有一粒显目的秀气的小黑痣，有一双圆溜溜的聪明灵活的黑眼珠。

她好像有点性急，走路走得很快。闪闪眼，就走出了巷子。她碰见水生，热烈地招呼道：“你早，水生。”然后，她像有什么事情往前行。

何水生感到很拘束，很尴尬，他追上说：“凤英，我想跟你……”也许心情过于紧张，口吃得更加厉害，几乎说不出话，“跟你对……对对你们队的工分。”

凤英边行边说：“没错。”

“不不……很乱，”何水生怕她不相信，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片来，“你你看，前一次数字，和和后一次不同的，异日分配按按哪一张呀？”

凤英站住。按着水生指给她看的数目字，认真看了一下，发觉自己粗心大意，把几个人的工分数字加错了。笑道：“哎呀，文化太少，就是吃亏呀，水生。”

何水生有些得意，紧张的情绪缓和了，说：“评工记分，绝不能随便呵，凤英。”

“可我心里有些难受。”凤英把纸片交还水生，微微嘘口气，“有些社员说，几分钱一个工分，那么认真做什么，干三天比不上人家西涌社干一天，你说难受不难受？”

“我也难受的，凤英，”何水生说，“许多人追着我借钱，没得借，找财经主任，他每每向我发气：‘生产搞不好，我肚子里生得出钱？’你你说，我怎么对社员说？”

“你该对他们多说几句好话。”凤英善意地批评他，“水生，人家说你是‘鼓气佬’，摆官僚，你要改呵。穷人家，可要知道穷人家的苦处，当干部的态度好，人家穷也穷得心凉，态度不好，怨言就多啦。”

何水生不明不白地问：“我没骂过一个人，真的，凤英，我没骂过一个人，怎怎说态度不好？”

“就是鼓气，”凤英语气和婉，含着笑意，“人家向你借钱，你老是皱着眉头：‘没钱！’人家多问几句，你也学了财经主任的口气：‘我肚子里生得出钱？’这比骂人更凶！”

这么一说，使何水生这个性情沉默的老好人，突然发觉自己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他很难受，沉默了许久，眨着眼睛解释说：“我是无心的，可不知怎么一出口，就开罪了人。”

凤英道：“你跟人家有说有笑，有商有量就好啦，可你就是鼓气。人家说你拾了黄金也不笑，还说……”

“还说什么？”何水生小心问。

凤英展开半笑的嘴唇，很自然地：“说你一辈子也找不到爱人。”

何水生的面孔陡地涨红起来，红到耳根。为自己的缺点而难过的情绪，好像又被另一种紧张情绪代替了。他听到“爱人”这个奇怪的带有魅力的词儿，就害羞和心跳，特别是在凤英的跟前。他愣了半晌，很不自然地笑了一笑。

凤英见他没有什么要说的话，也就笑着转身而去。

“凤英——”何水生挪动着胆怯的脚步，尾随着她，低声叫。

凤英回过身来，对他安慰似的说：“你别担心，人家说着玩的。”

何水生抢前两步，鼓着勇气，从衣袋里取出一包小东西，递给凤英。他的面孔红得更厉害，心跳得更厉害。

“什么？”凤英接过东西，一面发出疑问，一面解开小纸包。她对这些东西全不在意，纸包解开时，一张写上几个字的小纸头掉在地上，她全不觉，只看见一双花袜子。她站着，笑问，“这是什么？”

何水生不哼声，低侧了头，不敢正眼望她。

凤英说：“要我把袜子交给谁？”

何水生颤声说：“给你。”

凤英说：“我不穿袜子，没托你买。”

何水生用尽勇气，大胆说：“送送你……”

“送我做什么？”凤英完全不领会花袜子的用意，好心地劝说道，“你该换一双黑的，给你家老人穿吧。”把袜子交还给他。

何水生不肯接回，说：“她有。”

凤英硬把袜子塞回他手上：“多给她一双，让老人家心里暖和暖和。”

何水生没办法，只好把袜子收回。这时候，他发觉那张小纸头不见了，心里很不舒服。但他并不失望，为了要使凤英明了他的心事，他依然壮着胆子，直截问：“你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凤英坦然道：“都说啦。”

何水生茫然问：“说什么？”

“刚才不是说了吗？”凤英觉着他笨得有趣，“人家就说你那些闲话，态度不好，鼓气，摆官僚。”

何水生似乎不大相信：“就是这些？”

“不少啦，”凤英诚恳地劝说他，“要改呵，水生哥。”

何水生好像喝了一碗冷水，心窝里开始透进一股冷意。他再问：“有没有说你你……和我的闲话？”

凤英开朗地一笑：“我一点不鼓气，怎会把我连进去？”

这一来，何水生不能不失望了。他突然又害羞起来，自卑起来，感到自己“自作多情”的愚蠢可笑。

一个远处传来的声音，把凤英叫走了。而何水生却呆然地挪着脚步，



向社委会的路上走去。一路上，他清醒地想到要爱凤英，完全是一种可笑的妄想，“许多人都想爱她，一些梆梆响的人想爱她，一些县里来的干部想爱她，一些小学校教师想爱她，一些本村和外村的积极分子想爱她，一些香蕉收购站的人想爱她，一些粮食加工厂的工人想爱她，她全都不爱，她怎么会爱我何水生一个刚刚进党的预备党员？”何水生越想越觉得自己糊涂。但继而，他又想到，世界上许多事情都很奇怪的，有些进步的人讨到一个落后老婆，有些标致的女子配上一个又丑又傻的丈夫，有些平平淡淡的人配到一个又美又能干的妻子，有些……比如凤英的哥哥火照，样子也是平平淡淡，老老实实，先前也是讨不到老婆的，后来却配到西涌村的“靓女”叶肖容。所以在他想来，姻缘这种古怪事儿，往往是碰运气，有巧有合，新社会也得时逢巧合，碰个运气，何况凤英对他很关心，坦开心来批评他的缺点，说话也有几分热，第一次称他“水生哥”……这么一想，他的面孔又发红发热，一种奇妙的希望，又像鲜花一样，在他的心坎里悄悄开放。

何水生于是放宽了脚步，走回社委会去。

第二章

香
飘回
季

6

呼叫凤英的人，是妇女主任何桂珍。她比凤英大上三年多，二十六岁，身高腰大，肥肥胖胖，孩子们叫她“肥婆”。俗语说“心广体胖”，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对社十分热爱，对人十分热情，对事十分认真，妇女们都尊称她“桂大姐”。人虽然长得粗壮，却也四平八稳，颇有秀气。白净的肌肉富有弹性，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还有一个椭圆形的敦厚的鼻子。用一句俗套话来形容她，就叫“珠圆玉润”。

这时候，她穿着一套黑布衣裳，脖子上扎着一条绣上花边的蓝布头巾，头发梳得很整齐，两边夹着镶上红花的漂亮发夹，显得越加活泼年轻。她在一个星期前结了婚，她的爱人是西涌社党总支部书记叶浩。他们的结婚，没有通过任何人的扯线，而是时明时暗地谈了一段恋爱，然后从思想到感情都相通了，融和了，才结婚的。现在从何桂珍的愉快的容颜上，可以看到她婚后的幸福生活。

但她曾经听过一些男人的似乎是嫉妒、似乎是嘲笑的闲话：“我们这个穷社没有希望的啦，妇女主任都向外流。”“旧社会柴米夫妻，新社会也是富贵姻缘。”“人家到西涌当妇女主任总光彩得多啦。”“这一回我们的社，真要变作寡佬社呢。”就连财经主任徐炳华，也半认真半玩笑地说：“桂珍，你别把东涌的姑娘带走呵！”这些刺耳的话，使她感到十分难受，她自问自己并不是嫌弃东涌穷，贪虚荣，要往富村溜，而是她对叶浩很钟爱。他们在工作中认识，相爱，结婚，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合情合理的，这算什么“虚荣”？算什么“富贵姻缘”？她对这一类胡话虽然听得不舒服，可她并不感到理亏，并不害怕。她想，结婚是结婚，并没有卖断了东涌村，相反的，她更觉着东涌村可爱，如果不把东涌变成一个富社，她是决不离开的，她要让那些男人的狭隘的眼睛，看不清，看不透。因而她嫁后几天就回到村子来，工作一样认真，待人一样热情，心情一样愉快。

此刻，她挟着一张用草席卷着的棉被，沿着塘边向凤英走来。凤英比她走得快，两人一下子碰面了，凤英大声叫道：“大姐，你回来啦！”

“早回来啦。”桂珍站住，放下被包。

凤英逗笑道：“人家舍得你回来？”

桂珍笑吱吱地扭她一把，骂道：“鬼头，你也跟我取笑？”

“我就怕你像我嫂嫂一样，成了家，就当了一个家庭主任。”凤英仍然用着取笑的语气。说着，一眼望见桂珍头上的红花发夹，又戏谑地，“看你，也打扮起来啦，一对红花发夹，衬上白脸儿，多美呀，准是浩哥的心事。”

“你别把大姐看成个嫁鸡随鸡的旧女子，”桂珍用手指点一点凤英的前额，随后伸手取下头上一只发夹，“给你，是我弟弟从北京寄回来的，他刚从朝鲜归来，就忙着给姐姐表心事。”

凤英不肯要。桂珍强扯强迫地塞进她的衣袋。接着，她弯下腰身，把被包捡起，说：“我要走啦。”

凤英问：“又到哪儿去？”

桂珍道：“耀坤给我来个电话，要我赶到乡委开会去。”

凤英笑道：“那你算是东涌的，还是西涌的？”

桂珍微嗔道：“是你把我调去西涌的？小鬼头！”

凤英不再跟她取笑了，顺手抢了她的被包，朗声说：“我跟你拿，送你出村。”

“不要，”桂珍把被包抢回，“别送啦，不碍你出勤。”

“今天社休假，我在村里风风谷子。”凤英说完，拖着她走。

两人并肩而行。

她们走在村子中心的麻石铺砌的路上。这条两面临河的村子，又长又宽，住着一千五百多人，分成四个坊，林坊、徐坊、何坊、许坊，一直连成一气，连得半里长。中间有一个小街场，叫做“市头”，有七八间小铺子，最大一间是“泉香茶居”。这个所谓“穷村子”是和西涌等村相对而言的，实际也不算很穷，就是穷的也是贫农，特别是许何二坊的贫农；还有一些鳏寡孤独的“五保户”，和好吃懒做的流氓懒汉；像徐坊，原是个地主坊，流氓懒汉分外多；像林坊，从前捞土匪的、捞赌的人多，如今也就游手好闲的流氓懒汉多。这样算起来，整个东涌村都显得比别村穷。但是，“市头”却并不冷落，烧腊摊上天天挂出油腻的烧鹅，半天又卖光了，“泉香茶居”经常坐满人，酒气熏天，有钱的人还是不少呢，珠江三角洲特有的“管吃不管穿”的坏习惯，还是照样保存呢。

桂珍和凤英边走边谈地穿过了“市头”，引起了“泉香茶居”里许多眼睛的注视。接着，又发出嗡嗡响的蚊蚋一般的议论。有人说：“妇女主任的眼睛长上额头，看中了富村。”有人说：“说不定又回来扎根串连，把凤英也串去啦。”有人说：“东涌是个舅爷村，我们都去做舅爷算了。”有人说：“无粮不聚兵，谁叫你生产搞不好？”有人说：“社里的头人只

会摆官架子，生产越搞越坏，人家怎么不走呵。”有人说：“合作社是一条大绳子，大家缠着挨穷。”有人说：“管它个屁，我摸鱼虾都混得日子。”一连串混话，桂珍和凤英都没有听见。

她们走得很慢，约莫走了两支烟时间，走到村外的小河边，在一株含蕾欲放的木棉树下站着；彼此又谈了一会，对刚才看见的，许多人坐在茶馆不出勤的情况，表示了焦急和不满。然后，桂珍找了一个小艇子，划行而去。

凤英独个儿打原路回来，走了不远，当头碰见许三财。这位五十上下的矮子，有个亲兄弟在香港做小贩，早年常有钱寄回来，后来两兄弟分了家，就各管各了。他除了耕作之外，也会得做买卖，曾请过长工，土改时几乎给划上富农。如今还有一点家底。他穿了一件从旧货摊买来的黑绒大衣，戴一顶半旧毡帽，挑了两笼肥鸡，急忙忙地要往什么地方去。

凤英问：“三财叔，往哪？”

“你别管！”许三财脸孔很冷。数月前，两条道路辩论的时候，他是重点对象，凤英和他作过尖锐的斗争。他对凤英有一肚子怨气，所以答话答得很晦气。

凤英知道他有情绪，却不理睬他，续问：“为什么几天不出勤？”

许三财负气道：“有病！”

凤英问：“有病，挑两大笼大鸡做什么？”

许三财道：“上广州医病，趁势送几只给亲戚，犯法么？”

凤英知道他说谎，回身随他而行。“我看你有心病，给钱眼儿迷坏啦。”她说，“黑市买卖，就是犯法的，你该当得起这个辩论！”

许三财听得不妙，顿住。“辩论”的味儿，他是尝过的，心里自然害怕。他并不是土头土脑的呆子，“经验”的教训，教他学得更聪明，明明白白的风险，他是不肯再冒的，凤英的话，当头敲醒了他，使他有几分战栗。原来，他想趁着许多干部上乡府开会的机会，暗里走一次单帮，捞几个钱，却想不到那么倒楣，大清早就碰上凤英。

许三财自知闯不过关，立时退缩，转弯道：“凤英，你莫一本通书看到老，老把我三财看成个买卖人。”他回过身来，折回原路，生气地沉吟着，“好，我就不去，病死算啰，断了亲戚算啰！”

凤英不再理睬他。他蹙着边高边低的腿子，嘀咕嘀咕的，朝原路匆匆地走回去。

迎着许三财的面，走来两个老头，一高一瘦。高的是党总支书记林耀坤的疏堂叔父，名叫林阿盛，人们管他叫“盛伯”，当过泥水匠，有两杯酒瘾。瘦的叫林丕，比盛伯稍为年轻，人们都唤他“丕叔”，一个诚实的老蕉农。盛伯腰背有些微驼，穿一件旧麻布袋改缝的上衣，一条单薄的土布裤，人很硬朗，老人家爱好讲话的习惯，他来得更突出，手里拿着一张